



漢

蘭

臺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氏傳曰夏之

商紂暴虐伯夷叔齊薄之

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不葬而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

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之

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不葬而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

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維

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

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

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

彼西山則當隴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

師古曰事見論語而孟子亦云聞

西者近爲是也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國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

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圖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爲四人施安姓字自相

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詳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略一無取焉○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角不成字

當作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

師古曰卽今之商州商維縣山也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

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向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

得以爲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

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君平決錄云子真名樓君平字真則君平

子真皆其字也

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

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

師古曰裁與才

同閱待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

餘言

師古曰嚴周則莊周

揚雄少時從游學且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膺素習雄久

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訕也疆心以爲不然

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

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師古曰以身後無名爲病

蓋執諸名

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

孟康曰蓋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執以求名章昭曰言有執之名卿庶幾可

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爲自蓄其德則有名也

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

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

惡乎成其名

師古曰惡於谷口何也惡音烏

鄭子真不訕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襲之聚其清矣乎蜀嚴湛其

君平湛深元默無欲也師古曰湛深元默無欲

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師古曰不爲苟顯之行不苟得之業

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

師古曰隨

陸侯孫也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自國公綽里

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賈禹兩

與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

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

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風貌揭揭

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上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

反○宋祁曰注文恒字下疑有恒字○劉攽曰按文及注當云發發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劉攽曰按文及注當云發發

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劉攽曰蓋傷之也今皆誤矣陽夏公云倒文取新古蓋多如此

不爲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宋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

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當民事時會於棠

下而聽斷焉思古曰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

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師古曰棠音杜梨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擗衡臣瓚曰擗促也師

也反舍也師古曰蔽音必二反師古曰芾音方未反師古曰芾音步末反師古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擗衡臣瓚曰擗促也師

本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叱音吒手苦於鑿鑿師古曰鑿音止藥反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二 傳

埃

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宋祁曰克景作克校作報浙本作克

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匿薄師古曰匿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

追數以夷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

師古曰夷柔也音而克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

師古曰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

也師古曰隆高也

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

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氍同

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

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

師古曰訢欣字

其樂豈徒銜櫛之間哉

師古曰銜馬銜也櫛車鉤心也張揖

以概爲馬之長銜

非也概音其月反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

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

進退步趨以實下

如道曰今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

吸新吐故

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

師古曰臧五臧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

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

體有喬松之壽

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

美聲廣譽登而上聞

○宋祁曰登疑作發

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

師古曰臻與臻同至也

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

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

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

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嫌介有

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

造行不能無愴

○宋祁曰愴疑作愴類篇渠伊反畏也敬也

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

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

師古曰從音子用反

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

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嘗

師古曰已今解最上

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宋祁曰南本漸本毋有所發句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

且何

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爲百物生焉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引之

願大王

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

寄幼孤焉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

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

師古曰援引也音愛

其仁厚豈有量哉

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

臣願大王

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王既到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

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

師古曰道讀曰導

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

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

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

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

至恩未可謂本務也

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爲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勝遇之不常值○公宋祁曰注文不字下疑有可字

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

師古曰三其務在於期會代夏殷周

其務在於期會

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

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

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

雅文王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

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誦自

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右曰言其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

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爭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師古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非空言

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

禮明王制師古曰以仁撫下則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

宗殷王武丁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吉意以為夫婦

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

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

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翁卑下之名也師古曰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

貴賤有章以襲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是以貪財誅利○宋祁曰南本不畏死

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

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

兄任爲郎師古曰驚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在位貪

鄙無功而受祿宋祁曰注文一本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

府省尙方師古曰尙方主巧作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璫瑤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璫瑤音篆非工商之

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古遂

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

義與高紀略以利同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

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屬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言入仕也

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卽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

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

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辭遷趙丙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

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

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

左馮翊代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考績用人的法曰言

用人的法皆領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爲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爲御

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爲丞相衆人爲駿恨不得封侯駿爲少

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

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

爲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坐祝詛下

獄崇奏封事爲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爲昏師古曰解哀帝以崇爲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

美師古曰謂自祖身皆有名也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設之辭師古曰設詐言也音虛袁反

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錯置也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

軍平帝卽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

莽莽遣就國歲餘爲傳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枉庸之事一謂傳曰附謂近幸也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

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

載不過囊衣

師古曰一囊之衣也不畜積餘財

師古曰蓄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

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賈萬宇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

爲府官所責

師古曰太守之府

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卽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虛已問

以政事

師古曰虛已謂聽受其言也

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師古曰秣養也

牆塗而不珞木摩而不刻

師古曰珞字與彫同形畫也

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

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

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

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

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

師古曰絺厚繒音徒奚反

器亡琬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益甚

臣下亦相放效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

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

師古曰絳古綺字

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

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

衰敕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

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力目反

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

饋饗樂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

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

輸物不過十筭

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等盛衣竹器音先嗣反

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

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

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銀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

鑒也右工鑒也東國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

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

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

賜杯羹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

師古曰食

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饑餓

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

師古曰食人之骸骨宋祁曰浙本無所字

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

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

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

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

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

師古曰此壞字讀與寘同

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

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

大失禮逆

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

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

羣臣亦隨

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

師古曰取讀曰娶

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

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

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

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

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

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學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

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

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止留二十人

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

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園

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

其餘皆廢去

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

師古曰復方音方目反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

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

師古曰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安改易天常降鑒甚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

當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

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

師古曰揆度也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

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

上音勝

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捲捲音義亦同

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

馬水衡減肉食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

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絺褐不完

師古曰絺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絺音豎

有田百三十畝

墜下過意徵臣

師古曰過猶誤也

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亦同廩食太官

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

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絺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

師古曰侍醫天子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

以益尊誠非少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少古草字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

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滂朝之臣也

師古曰滂與汚同音一故反

自痛去家三千里

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蹶仆氣竭不復自還

師古曰蹶音顛蹶蹶也仆音赴仆頓也

死也還

滂薦於宮室骸骨奔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

懷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

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鮒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言其壹志

守經據

言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

師古曰孳與孜同孜孜不怠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

師古曰幾讀曰冀

今未得久聞

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將在位者與生殊乎

師古曰言志趣不同

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論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

懷德小

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

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

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

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

○宋祁曰已當作以

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

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

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

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

師古曰若有萬錢爲則二千之利

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掉山杷

土手足胼胝

師古曰掉拔取也古草字也把手搭之也胼胝也

師古曰反杷音蒲巴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千反胼音竹尸反搭音蒲交反

曰藟米

鄉部私求不可勝供

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

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

以賈

師古曰賈田與人而更爲商賈之業

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

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

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

師古曰追遵古法

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

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師古曰追遵古法又言

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

師古曰繇讀曰徭

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

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

師古曰給以食

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師古曰乘登也

又欲令近臣自諸曹

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官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絮賤貪汙賈

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

師古曰疑者以與民罪疑從

輕也

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

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

師古曰從讀曰縱者讀曰嗜

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

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

爲右職

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

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師古曰操持也切刻

也操音千高反○劉攽曰百姓下多者字宋祁曰去者字

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

師古曰謾詐也謾誣逆而音慢又音武連反

勇猛者貴於官

師古曰諱亂也音布內反

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

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

師古曰動目以指物

出氣以使人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

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

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尙也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

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

則爭盡力

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

師古曰解讀曰懈

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爲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

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

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治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

隊

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

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

其貪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

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

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

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讎倭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調古詔字

放出國陵之女罷倡樂絕讎聲去甲乙

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

師古曰解讀曰解也

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

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

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

迭毀之禮皆未施行

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

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官至東

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宋祁曰然通儒或非之

江南兩浙本

無此六字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會字君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

爲郡吏會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會高名聘會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

師古曰卒終也

終其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

○宋祁曰補字下疑有出字

再爲尉臺爲丞勝輒至官酒去州

舉茂才爲重泉令

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

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

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會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

師古曰亢音甫抗父音甫

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

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

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

有詔爲駕龔會侯嘉至皆爲諫大夫寧

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變制度奏審刑

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

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遷勝光祿大夫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

師古曰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

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

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師古曰繇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

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勝曰事君定從何議也勝曰

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

劾奏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

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衆異

外以采名君乃中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

受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譖去卽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

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也勝窮無以